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六十九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六十二

起章武元年
盡章武二年

通鑑帝魏而通鑑補何以帝漢曰此非衍一入之見乃朱子之旨也又非獨朱子之旨乃千萬世同然之心也故讀通鑑者每至諸葛亮入寇無不爲之縮舌則人心可知矣人心所歸卽爲正統而况又爲漢室之胄乎曰溫公有言昭烈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疏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亦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是非難辨故

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爲比曰溫公此言亦一時之見也凡後世所信以爲口實者前代正史耳蜀志明言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昭烈之爲貞後昭昭矣當時士民莫有疑之者吳魏敵國莫有疑之者自漢至今千數百年莫有疑之者至於溫公而疑之何哉古人行政於旣絕之世猶然繼之溫公之作史於已絕之統乃欲絕之抑何引例之不同也孔子殷之後其世數名位亦不可紀也溫公豈能絕之於殷陳胡公舜之後其世數名位亦不可紀也溫公豈能絕之於舜且曹氏之系史明謂莫能審其生出本末乃溫公獨何所本而以正統歸之曰受漢禪也曰此所謂受禪亦猶盜賊之劫質耳豈堯

舜禹授受之義哉今有豪奴悍僕劫奪其辱主之業而囚之
因強要其契券而以爲售也幸有一孽子焉守其零田賸室
以苟延血祀而旁觀者且議之曰爾祖業已屬之爾僕則爾
僕當爲爾主爾顧爲其僕耳使溫公斷是獄也其將何以處
之通鑑之帝魏何以異是

昭烈皇帝

諱備字元德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也曹丕篡漢遂正位於蜀蓋法聖開國達曰昭有功安民曰烈

在位三

年改元一

辛丑章武元年

魏黃初二年

春正月魏主丕郊祀天地於明堂甲戌校獵

至原陵

魏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奉孔子祀

漢平帝元始元年封褒成君孔霸付

孫均爲褒成侯奉孔子祀王莽敗失國光武建武十三年復封均子志爲褒成侯志子損和帝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絕魏封孔子二十一世孫羨爲宗聖侯邑百戶晉封二十三世孫震爲奉聖亭侯後魏封二十七世孫乘爲宗聖大夫孝

文太和十九年幸魯又改封二十八世孫珍爲崇聖侯北齊改封

三十一世孫爲恭聖侯周武帝平齊改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

封鄒國公煬帝改封爲紹聖侯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封孔子裔孫倫爲褒聖侯

三月魏加遼東太守公

孫恭車騎將軍恭公孫度次子康之弟也魏初復五銖錢獻帝初平元年董卓廢五銖錢今復

蜀中傳言帝已遇害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諡曰孝愍皇帝

羣下競言符瑞勸漢中王稱尊號前部司馬費詩上疏曰時費詩爲益州

前部司馬殿下以曹操父子偏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眾將以

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

者王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况今殿下未出四庭便欲自

立邪愚臣誠不爲殿下取也王不悅左遷詩爲部丞昌從事爲益州刺

史部從事

部丞昌郡

習鑿齒曰夫創本之君須大定而後正已纂統之主俟速建以

習鑿齒曰夫創本之君須大定而後正已纂統之主俟速建以

習鑿齒曰夫創本之君須大定而後正已纂統之主俟速建以

習鑿齒曰夫創本之君須大定而後正已纂統之主俟速建以

習鑿齒曰夫創本之君須大定而後正已纂統之主俟速建以

習鑿齒曰夫創本之君須大定而後正已纂統之主俟速建以

係眾心是故惠公朝虞而子圍夕立更始尚存而光武舉號夫豈忘主微利社稷之故也今先主糾合義兵將以討賊賊強禍大主沒國喪二祖之廟絕而不祀苟非親賢誰能紹此嗣祀配天非咸陽之警杖正討逆何推讓之有於此時也不知達尊有德以奉大統使民歆反正世視舊物杖順者齊心附逆者同懼可謂闢惑矣其降黜也宜哉

時議郎陽泉侯劉豹等稱述符瑞勸進於是太傅許靖安漢將軍麋竺軍師將軍諸葛亮太常賴恭光祿勳黃權少府王謀等上言曹丕篡弑湮滅漢室竊據神器劫迫忠良酷烈無道人鬼忿毒咸思劉氏今上無天子海內惶惶靡所式仰羣下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咸稱述符瑞圖識明徵問黃龍見武陽赤水九日乃去開頃也

近日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龍者君之象也易乾九

之應五飛龍在天大王當龍升登帝位也又前關羽圍樊襄陽男子張

嘉王休獻玉璽璽潛漢水伏於淵泉暉景燭耀靈光徹天夫漢者

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軌迹亦興於漢中也

宜卽帝位以纂二祖天下幸甚夏四月丙午漢中王卽皇帝位於

武擔之南蜀本紀曰武都有丈夫化爲女子顏色美好蓋山精也蜀王娶以爲妻不習水土疾病欲歸國蜀王聞之無幾

物按蜀王發卒之武都擔土於成都郭中葬蓋地數畝高十丈號曰武擔也裴松之曰按武擔山在成都西北蓋以龍行在西北故

就之以卽祚杜佑曰武擔山在蜀郡西大赦改元章武前百官立宗廟祫祭高皇帝

以下以諸葛亮爲丞相許靖爲司徒孫權自公安歸建業卽徙

都鄂更名鄂曰武昌五月辛巳立夫人吳氏爲皇后后偏將軍

懿之妹故劉璋兄瑁之妻也立子禪爲皇太子娶車騎將軍張飛

女爲皇太子妃 魏太祖之人鄴也魏主不爲五官中郎將見袁

熙妻中山甄氏美而悅之太祖爲之聘焉生子叡及卽皇帝位安

平郭貴嬪有寵

據陳壽志郭嬪安平廣宗人漢廣宗縣開鉅鹿郡晉志廣宗始屬安平蓋魏氏制度也六宮置貴嬪

始此孔穎達曰嬪嬙人之美稱可貴敬也甄夫人留鄴不得見失意有怨言郭貴嬪譖

之魏主大怒六月丁卯遣使賜夫人死

爲明帝立郭太后以憂崩張本

魏主不

以宗廟在鄴

武王之封魏王建宗廟於鄴

祀太祖於洛陽建始殿如家人禮始

殷帝所起以建國之始命名父爲天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安有用家人禮者哉

戊辰晦日有食之魏有

司奏免太尉

仍東漢中世之制也

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

禹湯罪己之義乎

左傳臧文仲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

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

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

立皇子永爲魯王理爲梁王

晉書地理志昭烈以

郡國封建諸王或遙采嘉名不由檢其土地所出孫權亦取中州嘉統封建諸王自此迄於南北朝大率類此也

孟恥

滅魏則權自服今操身雖斃子不篡盜當因眾心早圖關中居河
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
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非策之上也羣臣諫者甚眾帝皆不
聽廣漢處士秦宓陳天時必無利坐下獄幽閉然後貸出初車騎
將軍張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
禮君子而不恤軍人帝常戒飛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撻健兒
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悛改帝將伐孫權飛當率
兵萬人自闔中會江州闔中縣屬巴西郡此亦由內水下江州也杜佑曰夔江州縣故城在巴縣西臨
發其帳下將張達范疆殺飛以其首順流奔孫權帝聞飛營都督
有表曰噫飛死矣表當自飛上而都督據
次上之故知其必死也

陳壽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爲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
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
敗理數之常也

秋七月帝自率諸軍擊孫權權遣使求和南郡太守請葛瑾遺帝
牋曰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時蜀人傳漢帝已遇害因稱之爲先帝荆州大小

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矣帝不聽時
或言瑾別遣親人與帝相問者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
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然謗言流聞於外陸遜表明
瑾必無此空有以散其意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
深相明究其爲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元德昔遺孔明至吳孤嘗
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爲順何以不畱孔明孔

明若罔從卿者孤當以書解元德意自隨人耳

意料度也權自言料度僥倖必當相

從

子瑜答孤言弟亮已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聞

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前得妄語文疏卽

封示子瑜并手筆與之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聞知卿意

至輒封來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帝遣將軍吳班馮習攻破權將

李異劉阿等於巫

巫縣漢屬南郡吳初屬宜都郡後孫休分立建平郡巫屬焉賢曰巫故城在今夔州巫山縣北

杜佑曰巫歸州巴東縣是又曰巫山縣楚之巫郡漢爲巫縣故城在今縣北晉潘建平郡於此進兵秭歸兵四萬

餘人武陵蠻夷皆遣使來請兵權以鎮西將軍陸遜爲大都督假

節督將軍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之

魏主丕弟鄢陵侯彰宛侯據魯陽侯宇譙侯林贊侯衮襄邑侯

峻宏農侯幹壽春侯彪歷城侯徽平輿侯茂皆進爵爲公

魯陽縣屬南陽

郡縣縣郡縣屬諸布襄邑屬陳留郡壽春屬淮南郡歷城屬齊南郡平輿屬汝南郡。與音預安鄉侯植改封鄧

城侯

魏築陵雲臺

據水經註陵雲臺在洛陽城中金市之東

初魏主丕詔羣臣令

料劉備當爲關羽出報孫權否眾議咸云蜀小國耳名將惟羽羽死軍破國內憂懼無緣復出侍中劉惔獨曰蜀雖陜弱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彊勢必用眾以示有餘且關羽與備義爲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爲興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矣八月孫權遣使稱臣於魏車辭奉章并送于禁等還朝臣皆賀劉惔獨曰孫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劉備必大興師伐之外有彊寇眾心不安又恐中國往乘其釁故委地求降一以卻中國之兵二假中國之援以彊其眾而疑敵人耳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約而言之謂吳係構對保益也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

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日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之半以與蜀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魏主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不若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也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興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將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也魏主不聽遂受吳降于禁須髮皓白形容憔悴見魏主泣涕頓首魏主慰諭以荀林父孟明視故事晉大夫荀林父與楚戰敗於邲晉景公復用之以取赤狄秦大夫孟明爲晉禽於散之以斬西戎拜安遠將軍初權之送禁北還虞翻諫曰禁喪數萬之眾身爲降虜而不能死魏習於軍政得禁未必喜不如斬以令三軍戒人臣有二心者權不聽及歸羣臣送之翻曰卿勿謂無吳

人也吾謀適不用耳禁雖爲翻所惡然猶盛稱翻魏主常爲翻設
虛坐魏主令蔡北詣鄴謁高陵使豫於陵屋盡關羽賊克龐德憤
怒禁降伏之狀禁見慚恚發病死

臣光曰于禁將數萬眾敗不能死生降於敵旣而復歸文帝廢
之可也殺之可也乃盡陵屋以辱之斯爲不君矣

丁巳魏遣太常邢貞奉策卽拜孫權爲吳王加九錫劉曄曰不可
先帝征伐天下十兼其八威震海內陛下受禪卽眞德合天地聲
暨四遠權雖有雄才故漢票騎將軍南昌侯耳官輕勢卑害士民
有畏中國心不可彊迫與成所謀也不得已受其降可進其將軍
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卽以爲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
服御相亂也彼直爲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分我信其僞降就

封殖之

封增土以培之殖養之使蕃盛也

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爲虎傅翼也

讀

日權既受王位郤蜀兵之後外盡禮以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內

爲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興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

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而無故伐我必

欲殘我國家俘我人民以爲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

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又不聽

爲後伐吳無功張本

諸將以吳內附

意皆縱緩獨征南大將軍夏侯益修攻守之備山陽曹偉素有

才名

此山陽郡也屬兗州

聞吳稱藩以白衣與吳王交書求賂欲以交結京

師魏主聞而誅之

吳又城武昌

既城石頭又城武昌此吳人保江之根本也

初魏

主不欲以楊彪爲太尉彪辭曰嘗爲漢朝三公值世衰亂不能立

尺寸之益若復爲魏臣於國之選亦不爲榮也魏主乃止冬十月

己亥公卿朔旦并引彪待以容禮賜延年扶杖

詩其禮其報傳云楊續孫炎云

續禮節可以作杖陸璣疏云節中雖以扶老今人以爲馬鞭及杖

弘農其北山甚有之陸曰即今靈壽杖是也師古曰木似竹有枝

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煩削治

陳羣器云生鄆南山谷國長皮紫作杖令人延年益壽馮几使著

布單衣皮弁以見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

漢制光祿大夫比二千石晉志曰光祿大夫秩無定員多以爲拜假贈贈之使及監護喪事魏氏以來轉

復傷重不復以爲使命之官其諸公告老者皆家拜此位及在朝

顯職復朝見位次三公又令門施行馬

魏晉之制三公及位從公用加之

者一木橫中兩木互穿以施四角施之於門以爲約禁也

周禮謂之榱桓今官府前又子是也。桂香辟桓香互。置吏卒

以優崇之年八十四而卒百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齊書紀

曰楊震父寶年方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爲鷓鴣巢所搏墮

於樹下爲螻蟻所困寶取之以歸置巾箱中食以黃花百餘日毛

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裝君

攝杖敢以白玉環四枚相獻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如此環矣

遂以穀貴龍五銖錢 遂涼州盧水胡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擾

魏主丕召鄒岐還以京兆尹張既爲涼州刺史遣護軍夏侯儵將

軍費曜等繼其後胡七千餘騎逆拒既於鴛陰口

鴛陰縣前漢屬安定郡後漢屬

武威郡 既揚聲軍從鴛陰乃潛由且次出武威

二使志武威有指次

縣卽且次也。胡以爲神引還顯美

顯美縣前漢屬張掖郡後漢及魏皆屬武威郡 既已

據武威曜乃至儒等猶未達既勞賜將士欲進軍擊胡諸將皆曰

士卒疲倦虜眾氣銳難與爭鋒既曰今軍無見糧當因敵爲資若

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險窮餓兵還則出候寇鈔如此兵

不得解所謂一日縱敵患在數世也

左傳先軫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 遂前軍顯

美十一月胡騎數千因大風欲放火烧營將士皆恐既夜藏精卒

三千人爲伏使參軍成公英督千餘騎挑戰敕使陽退胡果爭奔

之因發伏截其後首尾進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萬數河西悉平

後西平黽光反殺其郡守諸將欲擊之既曰惟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便以軍臨之吏民羌胡必謂國家不別是非更使皆相持著此爲虎傅翼也光等欲以羌胡爲援今先使羌胡鈔擊重其賞募所虜獲者皆以畀之外沮其勢內離其交必不戰而定乃移檄告諭諸羌爲光等所誑誤者原之能斬賊帥送首者當加封賞於是光部黨斬送光首其餘皆安堵如故成公英者本韓遂將遂死降魏太祖嘗從太祖出獵有三鹿興於前太祖使英射之三發三中皆應絃而倒太祖抵掌謂之曰但韓文約可爲盡節而孤獨不可乎英乃下馬而跪曰不欺明公假使英主人在實不來在此也遂流涕哽咽太祖遂親而敬之魏邢貞至吳吳人以爲空稱上將軍九州伯

王制九州其一州爲天子之縣內八州八伯

不當受魏封吳王權曰九

州伯於古未聞也昔沛公亦受項羽封爲漢王

事見九卷漢高帝元年

蓋時

空耳復何損邪遂受之吳王穉出都亭候貞貞入門不下車張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卽遽下車中郎將琅邪徐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爲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吳王遣中大夫南陽趙咨謝魏魏主丕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對曰聰明睿智雄略之主也魏主問其狀對曰納得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陳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

三州荆揚交也

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魏主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

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閒博覽書傳歷史籍采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

文帝好文章故趙咨以此言譏之

魏志曰吳可征否

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

此二語本管子

魏志曰吳難

魏乎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爲池何難之有魏志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魏

志道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鸞鳴長鳴

雞於吳

本草以香附子爲雀頭此物處處有之非珍也恐別是一物貝質白如玉紫點爲文皆行列相當明珠出合浦大者

徑寸象出交趾雞者有兩長牙長文餘單亦出交趾惟通天犀最貴角有白理如線置米羣雞中雞往啄米見犀輒驚却南人呼爲雞雞犀珠瑄狀如蓮腹背甲有烘點其大者如盤蓋諸藩志瑄瑄形如龜腹背甲十三片黑白斑文間錯邊闊缺如鑿無足而有四鬣前長後短以鬣掉水而行鬣以首斑文如甲老者甲厚而黑白分明少者甲薄而花字模糊世傳曉血成班者安也孔雀生羅州雄者尾金翠色光耀可變輝雅曰博物志云孔雀尾多變色或紅或黃閃如雲霞其色不定人拍其尾則舞尾有金翠五年而後

成始生三年金翠尚小初春乃生三四月後復凋與花萼俱衰葉人採其尾以飾扇拂生取則金翠之色不減南人取其尾者握刀蔽於叢竹潛隱之處伺過急剪其尾若不即斷回首一顧金翠無復光彩每欲小棲先掃葉尾之地故欲生捕候雨甚則往擒之尾需而重不能高翔人雖至且愛其尾不復驚揚也翡翠大小一如雀雄赤曰翡翠青曰翠羽可爲飾鸚鵡狎能鬪者難得長鳴雞者其鳴聲長也 吳羣臣曰荆揚二州貢有常典禹別九州任土作貢此常典也魏所求珍

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吳王羣曰憲施有言有人於此欲擊我愛子之頭而石可以代之則石何足惜以子頭所重而石所輕也全方有事於西北謂與蜀相距復須備魏也江表元元特主爲命非我愛子邪彼

所求者於我瓦石耳孤何惜焉且彼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甯可與言禮哉皆具以與之 吳王羣以其子登爲太子妙選師友以南郡太守諸葛瑾之子恪綏遠將軍張昭之子休大理吳郡顧雍之孫譚偏將軍盧江陳武之子表皆爲中庶子入講詩書出從

騎射謂之四友登接待僚屬略用布衣之禮或同輿而載或共輶而寢恪長七尺六寸少鬚眉折頰廣額大口高聲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論辯應機莫與爲對吳王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玉眞不虛也瑾面長似驢吳王嘗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題其面曰諸葛子瑜恪跪曰乞請筆益兩字因聽與筆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他日復見吳王問恪曰卿父與叔父孰賢對曰臣父爲優吳王問其故對曰臣父知所事吳王又大噉噉音強命入聲恪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色不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吳王曰卿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昔師尙父九十秉旄仗猶未告老也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謂不養老也昭卒無辭遂爲盡爵曾有白頭烏巢殿前吳王曰此何

鳥也恪曰白頭翁也昭自以坐中 oldest 疑恪以鳥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更求白頭母恪曰鳥名鸚母未

必有對試使張公復求鸚父昭不能答

附錄吳苑云孫權時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即東

之歸龜自言曰遊不量時爲君所得人甚怪之載出欲上吳王夜泊蓬里鸚鵡於大桑樹背中樹呼龜曰勞乎元緒奚事爾邪龜曰我被拘繫方見烹羅雖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博識倘求如我之徒則子危矣龜曰子明無多辭禍將及爾樹寂而止既至羅命煮之焚柴萬車蕭猶如故諸葛恪曰然以老桑乃熟獻者乃說龜樹共言之狀權即使伐所殺之樹煮龜藥立爛故今烹龜所用桑薪而呼龜爲元緒恪爲丹陽太守時常獵兩山之間不物如小兒伸手引人恪令持去故地即死參佐問之恪曰此事在白澤圖曰兩山之間有精如小兒名曰侯獲

十一月魏主丕行東巡至宛殺南陽太

守楊俊初俊與魏主弟臨淄侯植相善魏太祖操適嗣未定密訪於羣司俊雖並論魏主臨淄之美然其意在臨淄語微有軒輕魏主常以爲恨至是東巡有詔百官不得干預郡縣而死令不解詔

旨閉其市門魏主聞而怒曰是以我爲寇邪遂收宛令及俊將殺之常侍王象少爲人僕隸使之牧羊而私自讀書因被筭楚俊嘉其才質卽爲贖之且與立屋聘娶而別故象每欲爲俊而死乃求見魏主叩頭流血以救俊魏主不答將起入禁中象引魏主衣魏主顧謂象曰我知楊俊與卿本末耳今聽卿是無我也卿甯無俊邪無我邪象以魏主言切乃縮手魏主遂入殺俊而後出象自恨不能濟俊遂發病死俊少學於陳雷邊讓讓器吳之後避亂山間同行者百餘家俊振濟貧乏通其有無宗族知故爲人所略作奴婢者凡六家俊皆傾財贖之及其死也莫不哀痛如喪親戚魏主丕欲封吳王權子登爲萬戶侯吳王以登年幼上書辭不受復遣西曹掾吳興沈珩入謝并獻方物魏主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

曰不嫌曰何以曰信恃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豫備又問聞太子當來甯然平珩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

江東故曰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記禮弓引尹商陽之言

若此之議無所聞也魏志善之

吳

將凌統卒統爲人果毅而有志操雖在軍旅而親賢下士重義輕財有國士之風時有薦同郡盛暹於吳王者以爲梗桀大節有過於統王曰且令如統足矣後召暹夜至而統已臥聞之攝衣出門執手以入其愛善不害如此後領大軍過本縣步入寺門見長吏懷三版恭敬盡禮故舊親戚恩意益隆及其卒也吳王聞之拊牀起坐哀不能止數日減膳書及流涕二子烈封各數歲王養之宮中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及八九歲令葛光教之讀書十日一令乘馬 吳王權於武昌臨釣臺

水經武昌有臺

山北背大江飲酒大醉使人以水灑羣臣醉者以水灑之醒然後能飲曰今日

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張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王遣人

呼昭還入謂曰爲其作樂耳公何爲怒乎昭對曰昔紂爲糟邱酒

池長夜之飲紂以酒爲池糟邱足以望七里一故而牛飲者三千人懸肉爲林使男女裸逐於其間爲長夜之飲當

時亦以爲樂不以爲惡也王默然慙遂罷酒吳王與羣臣飲自起

行酒虞翻伏地陽醉不持王去翻起坐王大怒手劍殺擊之侍坐

者莫不惶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王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

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古者臣侍君宴不遇三爵懼其失節也且大王以能容

賢蓄眾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王曰曹孟德尙殺孔文學

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義

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愉於彼乎翻由是得免王因敕左右自今

酒後言殺皆不得殺基繇之子也

繇繇爲孫策所襲走死

年十四居父喪盡

禮故吏餽餉一無所受雖遭多難嬰丁困苦潛處味道不以爲戚

與羣弟居常夜臥早起妻妾希見其面諸弟敬憚事之猶父不妄

交遊門無雜賓爲人美姿容吳王甚愛敬之嘗大宴舟中值雷雨

大至吳王以蓋自覆又命覆基餘人不得也 初魏太祖既克蹋

頓

事見六十五卷獻帝建安十二年

而烏桓浸衰鮮卑大人步度根軻比能素利

彌加厥機等因關柔上貢獻求通市

通關市以其土物與中國互市也

太祖皆表

寵以爲王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廉平爲眾所服由是能威

制諸部最爲彊盛自雲中五原以東抵遼水皆爲鮮卑庭軻比能

與素利彌加割地統御各有分界軻比能部落近塞中國人多亡

叛歸之素利等在遼西右北平漁陽塞外道遠故不爲邊患魏主

不以平虜校尉牽招爲護鮮卑校尉南陽太守田豫爲護烏桓校尉使鎮撫之

王章武二年

魏黃初三年吳黃武元年

春正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庚午魏主

不行如許昌

晉志曰漢獻帝都許昌受禪徙都洛陽許昌室武庫存焉改爲許昌

以尙書僕射杜畿

居守畿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漂沒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少孤繼母苦之而以孝聞舉孝廉除漢中府丞會天下亂棄官歸鄉里既而遊於許下與侍中耿紀語終夜尙書令荀彧與紀比屋夜聞畿言異之且遣人謂紀曰有國士而不進何以居位乃薦之於朝以爲司空司直後歷官河東太守大得民心魏太祖之征漢中山路厄險諸郡運糧者每多逃亡畿亦遣五千人運糧者相率互勉曰人生會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無一人逃亡者其

得人心如此時平虜將軍劉勳爲太祖所親貴震朝廷嘗從畿求大棗畿拒而不與後勳伏法太祖得其書歎曰杜畿可謂不媚於寵者也稱畿功美以下州郡曰昔仲尼之於顏子每言不能不歎旣情愛發於中又方率馬以驥今吾亦冀眾人仰高山慕景行也初畿守河東被書錄寡婦他郡或有已相配嫁而依書錄奪之遂啼哭道路畿但取寡者故所送少及趙儼代畿而所送多魏主以問畿前君所送何少今何多也畿對曰臣前所錄皆亡者妻今儼所送多生人婦也魏主及左右皆失色至是以溺死魏主爲之流涕魏主不詔曰今之計孝計孝上計吏及孝廉也古之貢士也若限年然後取士是呂尙周晉不顯於前世也呂尙年八十餘文王以爲其令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有司糾故

不以實者

故不以實謂用
意爲姦欺者

二月都善勳拔于闐王各遣使奉獻

於魏是後西域復通置戍已校尉

漢自安帝以後未嘗不欲通西
域不能通今雖置戍已校尉

亦不能如漢之
屯田車師也

帝自秭歸將進擊吳治中從事黃權諫曰吳人

悍戰而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爲先驅以震寇陛下宜爲後鎮

帝不從以權爲鎮北將軍使督江北諸軍

爲帝兵數難不
能自反張本

自率諸

將自江南緣山截嶺軍於夷道猗亭

夷道縣漢屬南郡吳屬宜
都郡。猗音文又音宜

吳

將皆欲迎擊之陸遜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

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

獎厲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若此問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顛沛

交逐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敵

耳

魏人言陸遜見
兵勢正由此耳

諸將不解以爲遜畏之各懷憤恨帝遂自假山

通武陵

恨山縣前漢屬武陵郡後漢屬南郡吳屬宜都郡唐改州辰陽縣有恨山杜佑曰峽州長楊縣漢恨山縣余按唐志

辰陽誤也當作長陽○恨音銀

使侍中襄陽馬良以金錦賜五谿諸蠻夷授以官

爵爲馬良不得還蜀張本

三月乙丑魏主丕立其子齊公叡爲平原王弟

鄢陵公彰等皆進爵爲王甲戌又立其子霖爲河東王 甲午魏

主丕行如襄邑 夏四月戊申魏立鄆城侯植爲鄆城王是時諸

侯王皆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各有老兵百餘人以爲守衛隔

絕千里之外不聽朝聘爲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

防輔音言防其爲非

而輔之以正也監國卽監國攝者也雖有王侯之號而儕於匹夫皆思爲布衣而不

能得法旣峻切諸侯王過惡日聞獨北海王袁謹慎好學未嘗有

失文學防輔相與言曰愛詔察王舉措有過當奏有善亦宜以聞

遂共表稱陳袞美袞聞之大驚懼責讓文學曰修身自守常人之

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違其如是是非所以爲益也 癸亥魏主丕還許昌 五月

魏以江南八郡爲荊州江北諸郡爲鄧州

魏以孫權爲荊州牧統江南八郡故以江北諸

郡置鄧州吳自立則鄧州廢矣

帝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

水經註巫峽首尾一百六十里

至縣屬建平郡則巫峽正在連平郡界至夷陵則爲宜都郡界然孫休永安三年始分宜都立建平郡此時未有建平也史追書耳

杜佑曰吳建平八巴東郡

立數十屯以馮習爲大督張南爲前部督自正月與

吳相拒至六月不決蓋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吳將帥皆

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蓋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

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

於吳王權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

自三峽下夷陵連山疊嶂江行其中迴旋高峻至西陵峽口始

漫爲平流夷陵正當峽口故以爲吳之關限

雖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

地荊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倘于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
臣雖不材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無可憂者臣初嫌其水
陸俱進今反捨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
高枕不以爲念也閏月遜將進攻漢軍諸將竝曰攻備當在初今
乃令入五六百里相守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
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當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
住已久不得吾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左傳晉人師之
諸戎犄角者
當前與之角犄者
從後犄其足也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
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
成言一拔營之頃而兵之勝勢
成也一爾猶言一如此也道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
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杜路劉甫等窮逼請降帝升

馬鞍山

今隸州夷陵縣有馬鞍山

陳兵自繞遼督促請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

死者萬數帝遂大敗於猗亭夜遁驛人自據所棄鏡鎧燒之於陸

以斷後僅得入白帝城

據水經註鏡鎧道虛地名石門在秭歸縣西杜佑曰歸州巴東縣有石門山到備

斷道處燒如冷無舌而有乘舟禮以金鏡止鼓軍中所用也

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

尸骸塞江而下蓋天慙恚曰吾乃爲陸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將軍

義陽傅彤爲後殿兵眾盡死彤氣益烈吳人諭之使降彤罵曰吳

狗安有漢將軍而降者遂死之從事祭酒程畿沂江而退

從事祭酒諸從

事之眾曰後追將至宜解舫輕行

並兩舟日畿

畿曰吾在軍未習爲敵

之走也亦死之初吳安東中郎將孫桓別擊漢前鋒於夷道

夷道屬南郡吳

爲漢所圍求救於陸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

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眾心城半糧足無可憂也待

吾計展雖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方略大施漢果奔潰桓乃乘其
兵勢投刀奮命斬上兜道截其徑要帝踰山越險僅乃得免志而
歎曰吾昔初至京城桓尙小兒而今迫孤乃至此乎桓後見遜謝
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桓河之子也儀
容端正器懷聰朗博學強記能論議應對權常稱爲宗室顏子至
是以功拜建武將軍封丹徒侯初遜爲大都督諸將或討逆時舊
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持不相聽從遜按劍曰劉備天下知名曹
操所憚今在疆界此疆對也疆對猶言疆敵諸君竝荷國恩當相輯睦其
翦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何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
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
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也及至破吳計多出遜諸將乃服吳

王聞之曰公何以初不啟諸將違節度者邪對曰受恩深重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其克定大事者臣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

相如事見四卷周報王三十六年寇恂事見四十卷

漢光武建武二年

吳王大笑稱善加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改封江陵侯

初諸葛亮與尙書令法正好尙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及帝伐吳而敗時正已卒亮歎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使東行必不傾危矣先是帝在漢中與曹操爭勢戰不利宜退而帝大怒不可退無敢諫者矢下如雨正乃往當帝前帝云孝直避箭正曰明公親當矢石况小人乎帝乃曰孝直吾與汝俱去遂退正善回主意如此故亮云然蓋在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競表言備必可禽乞復攻之吳王以問陸遜遜與朱然駱統上言曰

曹丕大合士眾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謀決計輒還初魏主
不聞漢兵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
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險阻而爲軍者爲敵所擒此兵忌也孫
權上事今至矣上事謂上奏言兵事也後七日吳破漢書到秋七月魏冀

州大蝗饑

魏以任嘏爲黃門侍郎

嘏音假

嘏幼有至性八歲喪母

哀同成人十四始學疑不再問三年中誦五經皆究其義兼包羣
言無不綜覽家貧賣魚會官稅魚魚貴數倍嘏取直如常又與人
共買生口各顧八匹後生口家來贖時價直六十四匹共買者欲隨
時價取贖嘏自取本價共買者慙亦不敢多取比居者擅耕嘏地
數畝人以語嘏嘏曰吾自以借之耳耕者聞之慙謝還地邑中子
弟有不順者父兄竊數之曰汝所行豈可令任君知邪嘏爲臨淄

侯庶子殊多裨益魏主知其賢故用之後歷官東郡趙郡河東太守所在化行有遺風餘教假爲人酒粹愷悌虛己若不足恭敬如有畏其修身履義皆沈默潛行不顯其美故時人少得稱之帝

既敗走黃權在江北道絕不得還八月率其眾降魏有司請收權

妻子靈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魏主丕謂權曰君捨

逆效順欲追踪陳韓邪陳韓謂韓信陳平去楚歸漢對曰臣過受劉主殊遇降

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爲幸何古人之可

慕也魏主善之拜爲鎮南將軍封育陽侯加侍中使陪乘陪乘猶

蜀降人或云漢誅權妻子魏主詔權發喪權曰臣與劉葛推誠相

信葛謂諸葛孔明明臣本志竊疑未實請須後問後得審問果如所言時

馬良亦死於五穀賈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兄弟五人並有才名

卿里爲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

司徒許靖卒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少有人倫鑒名重天下初避
難江東以依王朗收恤親知經紀振贍出於仁厚及孫策渡江又
走交州以避其難靖身坐岸邊先載附從疏親乃從後去當時見
者莫不歎息鉅鹿張翔銜王命使交部乘勢募靖欲與誓要靖拒
而不許後劉璋使使招靖靖來入蜀南陽宋仲子在荊州與蜀郡
太守王商書曰文休儻瑰璋有當世之具足下當以爲指南後
遂代商爲蜀郡其後王朗與靖書曰文休足下消息平安甚善甚
善豈意脫別三十年而無相見之緣乎詩人比一日之別於歲月
豈况悠悠歷累紀之年者哉自與子別若沒而復浮若絕而復連
者數矣而今而後居升平之京師攀附於飛龍之聖主儕輩略盡

幸得老與足下竝爲遺種之喪而相去數千里但聞消息與風聲
與異世無以異也往者隨軍在荊州侍宿武皇帝於江陵劉景升
聽事之上共道足下於通夜拳拳飢渴誠無已也自天子在東宮
及卽位之後每會羣賢論天下髦俊之見在者豈獨人盡易爲英
士鮮易爲最故乃猥以原壤之朽質感夫子之情聽每敘足下以
爲謀道 九月甲午魏主丕詔曰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
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
茅土之爵以此詔傳之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卞太后每見
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居處當節儉不當望賞寵念自佚也外舍
當怪吾遇之太薄吾自有常度故也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儉日
久不能自變爲奢有犯科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耳莫望錢米恩

貨也魏主嘗爲太后弟乘起第第成太后幸第請諸家外親設下廚無異膳太后左右菜食粟飯無魚肉其儉如此魏主將立郭貴

嬪爲后中郎楊潛上疏曰

漢三書中郎及虎黃羽林中郎皆秩比六百石魏文帝自五官中郎將登極省

五官將惟左右中郎及虎黃羽林中郎

夫后妃之德盛衰治亂所由生也是以聖哲

慎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宮虔奉宗廟易

曰家道正而天下定

易家人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家道正而天下定矣

由內及外先王之

令典也春秋書宗人魯夏云無以妾爲夫人之禮

賈公彥曰襄二十四年公子荆

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魯夏獻立夫人之禮對曰無之公怒曰汝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甲公武公妻於

薛孝公惠公娶於弱自頃以下娶於齊此禮也齊桓誓命於葵邱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齊桓誓命於葵邱

亦曰無以妾爲妻今後宮嬖寵常亞乘輿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

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起也魏主不從庚子立

皇后郭氏 初吳王權遣子禁護軍浩周軍司馬東里襄詣魏曰
陳誠款辭甚恭怒魏主丕問周等權可信乎周以爲權必臣服而
衷謂其不可必服魏主悅周言以爲有以知之故立爲吳王復使
周至吳周謂吳王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周以關門百口明之
吳王爲之流涕霑襟指天爲誓周還而侍子不至但多設虛辭魏
主欲遣侍中辛毗尙書桓階往與盟誓并責任子吳王辭讓不受
魏主怒欲伐之劉曄曰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不可倉

卒制也魏主不從九月命征東大將軍曹休前將軍張遼鎮東將

軍臧霸出洞口

按張遼傳帝遣遼與曹休至海陵臨江與諸將破

呂範又據賀齊傳齊督扶州以上至皖黃武初魏

使曹休來伐解住新市會洞口諸軍遭風流溺賴齊未濟諸將倚

以爲勢休等憚之遂引軍還又據王凌傳遼等至廣陵臨江蓋廣

陵卽海陵也蕭子顯曰南兖州刺史每以秋月出海陵觀濤與京

口對岸又據晉書燕王尙之傳桓元攻尙之於歷陽使馮該斷洞

浦焚舟艦則洞口大將軍曹仁出濡須上軍大將軍曹真征南大

將軍夏侯尚左將軍張郃右將軍徐晃圍南郡吳建威將軍呂範

督五軍以舟軍拒休等左將軍諸葛瑾平北將軍潘璋將軍楊粲

救南郡裨將軍朱桓以濡須督拒曹仁時張遼病新愈樞救諸將

曰張遼雖病不可當也慎之冬十月甲子魏表首陽山東爲壽

陵首陽山在洛陽東北作終制務從儉薄不藏金玉一用瓦器令以此詔藏

之宗廟副在尙書祕書三府其副本在尙書及祕書及三公府也吳王權以楊越

蠻夷多未平集乃卑辭上書於魏求自改厲若罪在難除必不見

置當奉還土地民人寄命交州以終餘年又與浩周書云欲爲子

登求昏宗室又云以登年弱欲遣孫長緒張子布隨登俱來

孫邵長

魏主丕報曰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臨

魏吳王稱尊號以丕爲丞相

江洪若登身朝到夕召兵還耳於是吳王改元黃武

吳改元黃武亦以五德之

運承漢爲土德也

臨江拒守魏志自許昌南征復郢州爲荊州

是年二月置鄂州吳

叛復爲荊州

十一月辛丑魏主丕如宛曹休在洞口自陳願將銳卒虎

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爲念魏主恐休便渡江驛馬止之侍中董昭侍側曰竊見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勢不獨行當須諸將賊霸等既富且貴無復他望但欲終其天年保守祿祚而已何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微俸苟霸等不進休意自沮臣恐陛下雖有救渡之詔猶必沈吟未便從命也頃之會暴風吹吳呂範等船纜纒悉斷直詣休等營下魏軍斬首獲生以千數吳兵迸散魏主聞之救諸軍促渡軍未時進吳救船遂至收軍還江南曹休使賊竊追之不

利將軍尹慮戰死吳船之壞也其大船尚存者見水中生人皆攀
援號呼他船吏士恐因攀覆沒皆以戈矛撞擊不受其攀時有參
軍吾粲與將軍黃淵獨令船人承取之左右以爲船重必敗粲淵
曰船敗當俱死耳人窮奈何棄之所活者百餘人 吳建忠郎將
駱統見國中徵役煩重民戶損耗乃上疏曰君國者以據疆土爲
強富制威福爲尊貴禮德義爲榮顯永世膺爲豐祚然財須民生
強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旣備然
後應天受祚保族宜邦今強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
江境有不釋之備徵賦煩數疫癘爲災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
屬城民戶浸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聞此之日心若焚燎思所由
然良因前後出爲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棄骸骨不反

是以每有徵發傾家行賂不顧窮盡遂致虛竭嗷然愁擾擬不營業愁不樂生民有產子多不收養屯田貧兵亦多棄子天則生之父母殺之深懼干逆和氣感動陰陽且殿下開基建國乃無窮之業也強鄰大敵非造次能滅而兵民減耗後生不育非所以歷遠年致成功也夫治疾貴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願殿下留神思會吳王權感其言深加慰納 庚申晦日有食之 吳王權聞帝駐白帝甚懼使太中大夫鄭泉來聘帝問泉曰吳王何以不答吾書得無以吾正名爲不互平泉曰曹操父子陵轢漢室終奪其位殿下既爲宗室有維城之責不荷戈執殳爲海內率先而輒自居之未合天下之心是以賓君未復書耳帝甚慙於是遣太中大夫宗瑋報之吳漢復通京陳郡人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閑居每曰

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復沒飲之酒有升
斗減隨卽益之不亦快乎後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
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吾心矣 孟聞魏師大

出遣陸遜書曰賊今已在江漢吾將復東將軍謂其能然否遜答
曰但恐軍新破創痍未復始求通親且當自補未暇窮兵耳若不
推算欲復以傾覆之餘遠送以來者無所逃命 帝旣敗愧憤成

疾乃改白帝爲永安漢嘉太守黃元聞之而叛

漢嘉郡本前漢青衣縣地屬蜀郡後

漢順帝陽嘉二年改爲漢嘉縣屬蜀郡屬國蜀分爲漢嘉郡

吳將孫盛督萬人據江陵中洲

據潘璋傳則江陵中洲卽百里洲也其洲自枝江縣西至上明東及江津江津北岸卽江陵故城

以爲南郡外援

賈治通鑑補卷六十九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七十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六十二

起章武三年盡
後主建興五年

昭烈皇帝下

章武三年

魏黃初四年
吳黃武二年

春正月魏曹真使張郃擊破吳兵遂奪

據江陵中洲

魏以司馬芝爲河南尹下教曰君能設教不能使

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教不能使君必不聞也夫設教而犯君之劣

也犯教而聞吏之禍也君劣於上吏禍於下此政事之所以不理

可不各勉之哉於是吏不敢欺門下循行嘗疑門幹盜簪幹辭不

服芝教曰凡物有相似而難分者自非離婁鮮能不惑就其實然
循行何忍重惜一簪輕傷同類乎其寢勿問先是建安中芝嘗爲
大理正有盜官練置都厠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獄芝白於魏太
祖曰夫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賊物先得而以疑似收人若不勝
楚毒或至誣服其情可哀且簡而易從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
世之治耳今宥所疑以隆易從之義不亦可乎太祖從之 二月

丞相請葛亮至永安

水經注蜀先主爲吳所敗退屯白帝改白帝爲永安巴東郡治也

魏曹仁

以步騎數萬向濡須先揚聲欲東攻羨溪

羨溪在濡須東南而蜀本註以爲沙羨誤矣杜佑

曰羨溪在濡須東三十里

朱桓分兵赴之

去年吳王以朱桓爲濡須督

既行仁以大軍徑進

桓聞之追還羨溪兵未到而仁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
纔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

不在眾寡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邪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隍之守又謂士卒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懼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不自來尙不足憂况仁等邪桓乃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雕王雙等乘油船別襲

中洲

油船蓋以牛皮爲之外施油以打水補註此中洲中洲乃濡須入江之中洲非江陵之中洲也

中洲者桓部曲

妻子所在也蔣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爲自內地獄危亾之道也仁不從自將萬人圍橐皋

橐皋在廬江居巢縣春秋會吳於橐皋卽

其地今日拓阜在濡須北余按班志橐皋縣屬九江郡杜預曰橐皋在淮南塗道縣東南爲泰等後援桓遣別將擊雕等而身自拒泰泰燒營退桓遂斬常雕生虜王雙臨陣殺

湖死者千餘人 初呂蒙病篤吳王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爲可任朱然者九真太守朱治姊子也本姓施氏治養以爲子時爲昭武將軍蒙卒吳王假然節鎮江陵及曹真等圍江陵破孫盛吳王遣諸葛瑾等將兵往解圍夏侯向擊卻之江陵中外斷絕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真等起土山繫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無恐意方厲吏士伺閒隙攻破魏兩屯魏兵圍然凡六月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穀食且盡懼不濟謀爲內應然覺而殺之時江水淺陜夏侯向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渚卽江陵之中洲也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爲城必可拔董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夫兵好進惡退

常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尙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
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陋也三
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誤有漏失渚中精銳非魏之有
將轉化爲吳矣臣私感之忘寢與食感憂也而議者怡然不以爲憂
豈不惑哉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尙當自完
奈何乘危不以爲懼惟陛下察之魏主丕卽詔尙等促出吳人兩
頭竝前魏兵一道引去不時得泄泄去也僅而獲濟吳將潘璋已作
荻筏欲以燒浮橋會尙退而止後旬日江水大漲魏主謂董昭曰
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會天大疫魏悉召諸軍還三月丙申魏主還
洛陽初魏主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
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尙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之

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叢爾小國依山阻水劉

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議見兵勢

陸議卽陸遜
遜傳云遜本

名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

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

之勢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

舜謨敷文德舞干羽
於兩階七旬有苗格

臣以爲當今

宜先文後武魏主不納軍竟無功 丁未魏陳忠侯曹仁卒 初

黃元爲諸葛亮所不善聞帝疾病懼有後患故舉郡反燒臨邛城

臨邛縣漢屬蜀郡蜀既分置漢嘉
郡則此時當屬漢嘉○邛音窮

時亮東行省疾成都單虛元益

無所憚益州治中從事楊洪啓太子遣將軍陳習鄭綽討元

習音
忽

眾議以爲元若不能闢成都當由越嶲據南中

南中漢益州永
昌二郡之地洪

曰元素性凶暴無他恩信何能辦此不過乘水東下冀主上平安

而縛歸死如其有異奔吳求活耳但勅習綽於南安峽口邀遮卽
便得矣元軍敗果順江東下習綽生獲斬之

此順蜀青衣水東下也水經註青衣水出

青衣縣西蒙山東至蜀郡臨邛縣與沫水合又東至犍爲南安縣入於江所謂南安峽口也帝病篤命丞相亮

輔太子以尙書令李嚴爲副帝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
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
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

用晉荀息答獻公語意

帝又爲詔敕

太子曰朕初疾但下痢耳後轉雜他病殆不自濟人五十不稱天
吾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爲念耳勉之勉之勿以
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
足效也可讀漢書禮記閒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習
聞丞相爲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可更自求聞達臨終呼魯

王與語吾亡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夏四月癸巳帝崩於永安

六年

十諡曰昭烈丞相亮奉喪還成都葬惠陵

附錄西陽雜俎云近有盜發先主墓者見兩人

張燈對弈侍衛十餘人盜驚懼拜謝一人顧曰爾欲飲乎乃各飲

以一杯兼乞以玉腰帶數條各與束之而出盜至外口已漆矣帶

乃巨蛇也視其穴已平復如故初吳既求和吳王權乃送其妹孫夫人歸漢至灤

江而帝崩夫人乃投江死土人哀之爲築臺於蠓磯而祀之以李嚴爲中都護留鎮永安

後皇帝上之上

諱禪字公嗣昭烈長子也

在位四十一年

五月太子禪卽位時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遁尊帝生母皇思

夫人甘氏爲昭烈皇后大赦改元建興封丞相亮爲武鄉侯領益

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亮乃約官職修法制發教與羣下曰

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

而得中猶棄敵騎而獲珠玉

音

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

茲不惑又請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

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勸渠有忠於國則亮可以少過矣又曰昔

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

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

終始合好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偉度者亮主簿義陽胡濟

也幼宰者掌軍中郎將董和也與亮竝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

可替否共爲交歡自和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

幹音

管死之日家無僮仆之財故亮稱之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顛

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

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豕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

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

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

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

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周官考工記之言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

而憂牛喘補註事見二十卷神爵三年陳平不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見事

十三卷漢文帝元年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

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暉卒亮垂涕三日與涪府長史張裔

參軍蔣琬書曰裔時爲益州太守時爲東曹掾類卒亮與裔琬書俱後事令史失賴玄掾屬

喪楊暉爲朝中損益多矣時昭烈凶問至魏羣臣皆賀黃權獨否

旣而魏諸大臣華歆王朗陳羣許芝諸葛璋各有書與亮陳天命

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亮不答書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

處非以乘帝者之勢卒就誅戮爲後永戒魏不審察今次之矣免
身爲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僞指而進書有若
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偏於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創述舊基奮
羸卒數千摧莽強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眾
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
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眾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
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
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
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 六月甲戌魏任城威王彰卒魏主丕
忌彰驍壯因在卞太后閣其剛暴竝嗽褒魏主以毒置諸棗中
自選可食者而進彰弗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就之魏主

預敕左右毀瓶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 甲申魏

壽肅侯賈詡卒

魏壽亭名

魏大水

吳賀齊襲魏斬春虜太守晉宗

以歸

新春縣漢屬江夏郡吳分立新春郡即蕪陽也東晉避諱改馬水經蕪水出江夏新春縣北山註云即蕪山也西南流逕

蕪山又南對蕪縣會於大江亦謂之蕪河口

宗吳將也叛降魏吳王權深以爲恥故使

齊督糜芳鮮于丹等盛夏出師出其不意遂虜之 初益州郡者

帥雍闓

蜀音開又音慨

殺太守正昂因士燮以求附於吳朝廷乃以張裔

爲益州太守闓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粗今不

足殺令縛與吳遂執裔送吳吳以闓爲永昌太守永昌功曹呂凱

府丞王伉移檄諭闓曰將軍先世雍侯造怨而封世歌其美今諸

葛丞相英才挺出受遺託孤翊贊季興錄功忘瑕若能翻然改圖

古人不難追鄙土何足宰哉凱伉恩威內著爲郡所信乃率吏士

閉境拒守闕不能進使郡人孟獲說夷叟曰官欲得烏狗三百頭
膺前盡黑口腦三斗斫木構三丈者三千枚汝能得否斫木性剛
而屈曲高不至二丈故狹以欺諸夷諸夷皆從之牂柯太守朱褒
越雋夷王高定漢音皆叛應闕諸葛亮以新遭大喪皆撫而不討

務農殖穀閉關息民

閉越割之靈關也

民安食足而後用之

秋八月丁

卯魏以廷尉鍾繇爲太尉治書執法高柔代爲廷尉

漢宣帝幸宜室齋居決事

令侍御史二人治書侍測後因別置謂之治書侍御史及魏又置治書執法韋奏劾而治書侍御史掌律令二官俱置及晉惟置治

書侍御史四人

是時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柔上疏曰公輔之臣皆國之

棟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

古者謂三公爲三事詩曰三事大夫謂三公也遂

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

之謂也

左傳齊晏子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而去其否

古者刑

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

周禮朝士掌外朝之法面三槐三公位焉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鄭注云樹棘

以爲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王制曰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於棘木之下自今之後朝有疑議

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講

論得失博盡事情庶有補於天聽光益大化魏主丕嘉納焉 辛

未魏主丕校獵於滎陽遂東巡九月甲辰如許昌初滎陽之獵以

槎極拔失鹿

槎晉茶

魏主大怒踞牀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侍中蘇

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唐虞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吏愚臣以爲不可敢以死請魏主不得已而赦之然遂厭懼則左遷則爲東平相未至道病卒則少以學行聞性剛直疾惡常蕪汲黯之爲人爲侍中時與董昭同察昭常枕則膝

而卧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及魏受漢禪則與安
鄉侯植皆悲哭不已然魏主但聞植而不聞則也及如洛陽當從
容問羣臣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謂爲已而發鬚髯
悉張欲正論以對待中傅翼搢則曰不爲卿也則乃止至是以直
言貶死君子惜之 尙書義陽鄧芝言於諸葛亮曰今主上幼弱
初卽尊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
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爲誰亮曰卽使君也乃遣芝以中郎將修好
於吳冬十月芝至吳時吳王權猶未與魏絕狐疑不時見芝芝乃
自表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蜀也吳王見之曰孤誠願
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偏爲魏所乘不自保全耳芝對
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

四州荆揚
梁益也

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

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

重險謂外有斜駱子午之險內有劔閣之險也

吳有三江之阻

昭

曰三江吳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

合此二長共爲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吳王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絕魏專與漢連和初亮之遺芑令於言次請張裔裔自至吳流徙伏匿吳王未之見也故王許發遣臨發王乃引裔因問之曰蜀卓氏寡女亡奔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裔對曰愚以爲卓氏之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王又謂裔曰君還必用事西朝將何以報我裔對曰裔負罪而歸將委命有司若蒙傲幸得全首領五十八已前父母之年也自此

已後大王之賜也吳王言笑歡悅有器商之色裔出深悔不能陽
恩卽便就船倍道兼行吳王果追之裔已入永安界數十里追者
不及而反 立妃張氏爲皇后

后張飛之女也

是歲管甯自遼東歸魏

時中國少安客於遼東者皆還惟甯晏然若將終身焉至是魏主
不詔舉獨行君子司徒華歆薦甯魏主乃徵之甯遂將家屬浮海
西歸公孫恭送之南郊加贈服物自甯之東也度康恭前後所遺
皆受而藏之臨行盡封還焉甯在遼東已三十七年矣初甯之浮
海而東也遭風將覆舟子使船中人各陳已罪以自懺悔甯自思
其過曰吾曾一朝科頭三晨晏起今天怒狠加必以此也言未畢
而風息及是西歸復遇大風船皆覆沒惟甯船無恙逮夜晦冥莫
知所泊望見有火光輒趨之得一島島無居人絕無火燼行人咸

異焉以爲神光之祐也詔以爲太中大夫固辭不受

甲建興二年

魏黃初五年吳黃武三年

春二月魏主丕自許昌還洛陽

初平

以來學道廢墜夏四月魏初立太學置博士依漢制設五經課試

之法

博士課試之法始於漢武帝事見十九卷元朔五年平帝時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

十人補文學掌故東都五經立十四博士皆以家法教授古文尙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經不立學官然皆置高第爲講郎給事近

署順帝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

吳王權使輔義中郎將吳郡張溫乘聘事畢將

還丞相亮率百官往餞而左中郎將秦宓不至亮累使促之溫曰

彼何人也曰益州學士也宓至溫問曰君學乎宓曰蜀中五尺童

子皆學何必小人溫曰君學何如宓曰上則天文下則地理中則

人事何所不學溫曰請與子言天可乎宓曰可溫曰天有頭乎宓

曰有之溫曰在何方也宓曰頭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知頭

在西方也。溫曰：天有耳乎？答曰：天處高而聽卑。詩曰：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足乎？答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無足何以步之？溫曰：日生於東乎？答曰：雖生於東而實沒於西。溫曰：天有姓乎？答曰：姓劉。溫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劉，是以知之。必答問如響應聲而出。溫大敬服。吳漢自是信使不絕。時事所宜，吳王常令陸遜語諸葛亮。亮亦每事爲吳盡言。時吳王奇諸葛恪之才，令守節度掌軍之糧。穀亮乃與陸遜書云：家兄年老而恪性疏，今使典糧穀糧穀國之要，最僕雖在遠，竊用不安。乞爲啓至尊，轉之遜，遂白轉恪官。王旣重亮，又深信遜，乃刻印置遜所。王每與亮及諸葛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每令改定。以印封之。亮復遣鄧芝聘於吳。吳王謂之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

亦樂乎芝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吳王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耶乃與亮書曰丁玄掞張

掞張者浮豎張大之慧。掞音禱去

聲陰化不盡和合二國惟有鄧芝

秋七月魏主丕東巡如許昌

欲大興軍伐吳侍中辛毗諫曰方今天下新定土廣民稀而欲用之臣誠未見其利也先帝屢起銳師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於故而復修之此未易也

修之謂修怨也左傳曰將修先君之怨

今日之計莫若養民屯

田十年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魏主曰如卿意更當以虜遺子孫耶對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也魏主不從留尙書僕射司馬懿鎮許昌八月爲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如壽春

地

地形志陳留扶溝縣有蔡河水經蔡河自陳留浚儀東南流而入於潁潁水出潁川陽城縣少室山東南流至新陽與蔡河合又東

南至慎縣東九月至廣陵吳安東將軍徐盛建計植木衣葦爲疑

南入於淮

江乘縣屬丹陽郡吳省爲典農都尉治其地在建業東北

聯縣相接

數百里一夕而成又大浮舟艦於江時江水盛長魏主臨望歎曰

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魏主御龍舟會暴風漂蕩

幾至覆沒魏主問羣臣權當自來否咸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舉

國而應又不敢以大眾委之臣下必當自來劉曄曰彼謂陛下欲

以萬乘之重牽已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

退也魏主停住積日吳王權不至乃旋師是時曹休表得降賊辭

孫權已在濡須口中領軍衛臻曰

晉百官志曰漢建安四年魏武丞相府置中領軍文希踐祚始

置領軍將軍置長史司馬江左以後資重者爲領軍將軍資輕者

爲中領軍沈約志曰領軍掌內軍漢武帝置中壘校尉掌北軍管

光武省置北軍中候監五校營魏武爲丞相州府自置領軍非漢官也文帝以領軍主五校中壘武衛三營晉武帝初省使中軍將

軍羊祜統二衛前後左右驍騎七軍卽領軍之任也
祜遷復置北軍中候懷帝永嘉中又改日中領軍 權恃長江未

敢亢衡此必畏怖僞辭耳考核降者果守將所作也 吳張溫少

以俊才有盛名顧雍以爲當今無輩諸葛亮亦重之溫薦引同郡

暨豔爲選部尙書 暨姓也葉夢得石林燕語曰元豐五年黃冕仲

榜唱名有暨國者主司初以洎音呼之三呼不應蘇子容時爲試官神宗顧蘇蘇曰當以入聲呼之果出應上曰

何以知爲入聲蘇言三國志吳有暨暨陶恐其後遂問陶鄉貫曰

崇安人上喜曰果吳人也漢置四曹尙書其一曰常侍曹主丞相

御史公卿中光武改常侍爲吏部曹主選舉祠祀靈帝以梁鵠爲

選部尙書魏復改選部爲吏部 暨好爲清議彈射百僚數奏三署

吳然循東都之制。暨音夏 暨音夏 暨音夏 暨音夏 暨音夏

三署謂五官左 右三署郎也 率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

居位貪鄙志節汚卑者皆以爲軍吏置營府以慮之多揚人闕味

之失以顯其謫同郡陸遜弟瑁及侍御史朱據皆諫止之瑁與

暨書曰夫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加今王業始建將

一大統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若令善惡異流貴汝穎月旦

之評誠可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宜遠模仲尼之汎愛近則

郭泰之容濟

郭泰善人論而不爲危言叢論獎拔士人或名者其累而不絕左原賈淑之隙強所謂容濟也庶有

益於大道也據謂豎曰天下未定舉清厲濁足以沮勸若一時貶

黜懼有後咎豎皆不聽於是怨憤盈路爭言豎及選曹郎徐彪專

用私情憎愛不由公理豎彪皆坐自殺初溫使漢將其占候殷禮

與俱盛爲延譽故諸葛亮與其兄瑾書曰殷往嗣秀才之儒肝也

東吳菰蘆中乃有奇偉如此人

僑指子產胖指叔向菰蘆蘆蘆華二物皆水中所生言吳水鄉乃

生奇七 及使還盛稱漢政之美吳王權以此深銜之乃陰求其罪遂

坐與暨豎相腹背且追論其私將禮出使扇揚異國下令廢之將

軍駱統表理溫曰溫蒙最隆之遇而自招罪譴誠可悲疚然以臣

察之溫實心無他情事無逆迹但年紀尙少鎮重尙淺而戴赫烈之寵體卓異之才亢臧否之談效褒貶之議於是務勢者妬其寵爭名者嫉其才元默者非其談瑕疵者諱其議此臣下所當詳辨明朝所當究察也昔賈誼至忠之臣也漢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絳灌一言賈生遠退何者嫉之者深譖之者巧也故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且國家之於暨豔不內之忌族猶等之平民是以先見用於朱治次見舉於眾人中見任於明朝亦見交於溫也君臣之義義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輕者也國家不嫌與暨爲最重之義是以溫亦不嫌與暨爲最輕之交也溫之到蜀其譽殷禮雖臣無境外之交亦有可原也境外之交謂無君命而私相從非國事而陰相聞者也若以命行既修君好因敘已情亦使臣之道也故

孔子使鄰國則有私觎之禮季子聘諸夏亦有譙談之義也古人有言欲知其君觀其所使見其下之明明知其上之赫赫溫若譽禮能使彼歎之誠所以昭我臣之多良明所使之得人顯國美於異境揚君命於他邦是以晉趙文子之盟於宋也稱隨會於屈建楚王孫圉之使於晉也譽左史於趙鞅經傳美之不譏之以外交也臣竊念之人君雖有聖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眾從層宮之內敵四國之外固未易周也若潛神畱思纖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昭哉吳王不聽斥溫還本郡以給廝吏卒於家後諸葛亮聞溫敗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已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大明善惡太分故也始溫方盛用事士皆景附獨餘姚虞俊歎曰張惠恕才多智少

餘姚縣屬會稽郡在今越州上虞縣東張溫字惠恕華

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無幾何而敗 冬十月魏主丕還許昌 十一月戊申晦日有食之 鮮卑軻比能誘步度根兄扶羅韓殺之步度根由是怨軻比能更相攻擊步度根部眾稍弱將其眾萬餘落保太原雁門是歲詣魏貢獻而軻比能眾遂強盛出擊東部大人素利陀是軻比能與彌加素利共相要誓不得以馬與中國市護烏桓校尉出豫以戎狄爲一非中國之利乃先構離之使自爲仇敵素利遂違盟出馬千匹與魏故比能擊之豫恐比能遂併素利爲害滋深宜救善討惡以示威信遂將銳卒深入虜庭胡人眾多鈔軍前後斷截歸路豫乃進軍去虜十餘里結營多聚牛馬糞然之從他道引去胡見煙火不絕以爲豫軍尚在豫去數十里乃知之追豫到馬城圍之十重豫密嚴使司

馬建旌旗鳴鼓吹將步騎從南門出胡人皆屬目往赴之豫將精銳自北門出鼓譟而起兩頭俱發出虜不意虜眾散亂皆棄弓馬步走追討二十餘里僵尸蔽地然軻比能由是搗貳數爲邊寇幽并苦之 吳安國將軍朱治卒治初爲吳郡太守吳王權方年十五治舉爲孝廉後權統事歷位上將及爲吳王而治每進見王必親迎執板交拜享宴贈賜恩敬特隆雖從行吏士皆得奉贄私謁王弟翊性峭急喜怒快意治數責讓諭以道義治性儉約雖在富貴而車服取給而已丹陽深地時有奸叛治在郡久年向老思戀土風自表屯故鄣鎮撫山越諸父老故人莫不詣門治皆引進與共飲宴鄉黨以爲榮卒年六十九

乙建興三年

魏黃初六年
吳黃武四年

春二月魏以陳羣爲鎮軍大將軍隨車

駕董督眾軍錄行尚書事司馬懿為撫軍大將軍留許昌督後

文書

魏晉之制大將軍不開府者品秩第二其祿與特進同置長史司馬主簿諸曹官屬行尚書謂尚書之屬駕者後臺謂尚

書臺之謂許昌者也

三月魏主丕行如召陵通討虜渠

召陵縣漢屬汝南郡晉志屬潁川郡賢曰

召陵故城在今豫州城縣東通討虜渠以伐吳

乙巳還許昌

魏并州刺史梁習討軻比

能大破之 百南方諸郡不賓丞相諸葛亮將自征之長史王連

諫曰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行亮慮諸

將才不及己意欲必往而連言輒懇至故停畱者久之至是亮率

眾討雍闓參軍馬謖

謖音風

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

更惠良規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

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強賊彼知官勢內虛

漢俗謂天子為虛官亦謂為國家官

勢猶言國勢也

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

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言謾良之弟也 辛未魏主丕以舟師

復征吳羣臣大議宮正鮑勛諫曰

鮑勛傳宮正卽御史中丞也

王師屢征而未

有所克者蓋以吳蜀唇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勢故也往年

龍舟飄蕩隔在南岸聖躬蹈危臣下破胆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爲

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製遠日費千金

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

中國虛耗今

黠虜玩威

國語祭公謀父曰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

臣竊以爲不可

魏主怒左遷勛爲治書執法

夏五月戊申魏主丕如譙

壬戌

樊惑入太微

吳丞相北海孫邵卒初吳當置丞相眾議歸張昭

吳王璠曰方今多事職大者責重非所以優之也及邵卒百僚復

舉昭吳王曰孤豈爲子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

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六月以太常顧雍爲丞相平尚書事雍爲人不飲酒宴言譎舉動時常吳王嘗歎曰顧君不言言必有中至飲宴歡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吳王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初領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而家人不知後聞乃驚及爲相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吳王以此重之然於公朝有所陳及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軍國得失自非面見口未嘗言吳王常令中書郎中書郎總曰通事郎曹爲中書侍郎詣雍有所咨訪若合雍意事可施行卽相與反覆究而論之爲設酒食如不合意雍卽正色改容默然不言無所施設郎退告吳王王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也

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孤當重思之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
陳便宜有所掩襲雲玉以訪雍雍曰臣聞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
陳欲邀功名而爲其身非爲國也陛下宜禁制苟不足以曜威損
敵所不安聽也吳王從之 魏利城郡兵蔡方等反

利城縣漢屬東海郡至魏

武始分置利城郡

殺太守徐質推郡人唐咨爲主魏主丕詔屯騎校尉任

福等討平之咨自海道亡入吳吳人以爲將軍 秋七月魏立子

驥爲東武陽王 丞相諸葛亮至南中所在戰捷亮由越嶲入斯

雍闓及高定使庾降都督益州李恢由益州入

裴松之曰訊之蜀人云康降地名去

蜀三千餘里時未有甯州號爲南中立此職以總攝之晉泰始中始分爲甯州平夷縣屬牂牁郡余據蜀志康降督往平夷蓋僞治非康降之本地也至馬忠爲康降督乃自平夷移住建甯味縣後遂爲甯州治所 門下督巴西馬忠由牂

柯入初章武元年康降都督鄧方卒昭烈問恢誰可代者恢曰先

零之役趙充國曰莫若老臣竊不自揆惟陛下察之昭烈笑曰
朕之本意亦已在卿矣及是與忠擊破諸縣復與亮合孟獲收圍
餘眾以拒亮獲素爲夷漢所服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
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陣若祇
如此卽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
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附錄相傳南人有乘象而戰或擊
虎豹爲陣者亮刻木爲狻猊形以

黃金塗目鳴大鉦以象其鳴吼口吐煙火舞躍而

前奮獸見之皆反走獲伎遂窮。獲音酸貌音兒亮遂至滇池滇

縣屬益州郡池周回二百餘里水源深廣而

末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之滇池。滇音顛益州永昌牂柯越

四郡皆平亮卽其渠率而用之

渠大也渠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
率大率也

人則當留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

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毀

重若甔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我欲使不甔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亮於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爲官屬移南中勁卒青羌萬餘人於蜀爲五部所當無前號爲飛將分其贏弱配大姓焦雍婁爨孟暹毛李爲部曲置五部都尉號五子南人言四姓五子也又以夷多剛很不賓大姓富豪乃勸令出金帛聘策惡夷爲家部曲多者奕世襲官又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自是終亮之世夷不復反

附錄常璩南中志云夷俗敬巫鬼好詛盟殺石結草

官常以盟詛要之諸葛亮乃爲夷作圖講先盡天地日月君長城府次畫神龍龍生夷及牛馬羊後盡部主吏乘馬幡蓋巡行安郡又畫牽牛負酒壺金寶者之象以賜夷夷甚重之○瓊齊渠○九州記云邛州沈黎縣卽孔明征羌之路也每十里作一石樓令鼓聲相應今夷人效之所居悉以石爲樓○桂海虞衡志云蠻酋自謂太保其人椎髻以白紙繫之云尙爲諸葛武侯制服也解而脫之輒頭痛故至今不解○安南志云蠻中有銅鼓相傳以爲諸葛鼓有銅蝕而又聲響者爲上上鼓易牛千頭次者七八百頭連

有等差礙至二三面者卽得雄觀一方父老云諸葛製以鐵鑿日
鼓去則蠻通終故蠻人寶之。侯初平南夷夜聞軍中謳歌思歸
遂召眾各與一輒曰若輩久苦行役欲歸返耶枕此卧詰朝抵家
矣期三日卽來索侯家書以爲驗。雲賓土官堂後中門甚低出
入必俯首云武侯遺制欲其敬朝廷也若有高之者輒禍起爾
○苗民家家供祀武侯俸係取穀爲米必數顆而剝之日不暇給云
亦始自武侯俸俸終歲勤勞弗獲居閒思叛也今雖苦難不敬違其
法○宋濬化中李順之亂蜀招安使雷有終遣嘉州土人辛顯怡
使於南詔至姚州其勸度使趙公美以書來迎云當境有瀘水昔
諸葛武侯戒曰非貢獻進討不得輒渡此水若必欲過須致祭今
遣本部齎金龍二條金錢三十文并設酒脯請先祭而渡乃知南
夷之服武侯雖千年如昨。有開府南中者以堪輿家言卜昆明
一區以移幕府刻草得小碑云諸葛禁地地皆以鐵鑿之○白沙
驛形勢稱最而居皆盡夷往尋龍絡已被掘斷亦有小碑曰諸葛
禁地○太華山是滇省之會合處皆大銅釘鑿之亦諸葛之制也
後每一釘拔則夷必有變者○山川紀異云孔明在南中立石誓
云後有功在我上立石於右宋秋青破蠻習高立碑其右尋爲震
雷所擊今存斷碑橫仆其側○事物紀原云諸葛武侯之南征也
人曰蠻地多邪術必殺人以其首祭神則神爲之助矣武侯曰祭
神可也殺人不可也乃雜用羊豕之肉用麴包之以象人頭而神
亦字焉今之饅頭乃其遺製也

八月魏主丕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

水經陰溝

陽武縣濱滎水東南至沛爲泗水泗水東逕熊耳又東向書將濟
南至下邳淮陰縣入於淮杜佑曰亳州治譙縣有泗水
表言水道難通魏主不從冬十月如廣陵故城襄陵故城謂之蕪城今其處不可考

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

時天寒冰舟不得入江魏志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

南北也遂歸孫韶遣將高壽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逕路夜要

魏主魏主大驚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

行議者欲就留兵屯田疇濟以爲東近湖北臨淮若水盛時賊易

爲寇不可安屯魏主從之卽還到精湖據將濟傳精湖在山陽山陽在下邳淮陰縣界今楚

州山水稍盡盡留船付濟船連延在數百里中濟更繫地作四五

道蹴船令聚豫作土豚日錄作土豚廣韻作土地註云以草裹土築城及填水也○地音真又音瓜上聲

遏斷湖水皆引後船一時開遏入淮中乃得還十一月魏東武

陽王鑿薨 十二月吳番陽賊彭綺攻沒郡縣眾數萬人 丞相亮還成都時羣寮於數十里奉迎年位之尊隆者甚眾而亮獨呼黃門侍郎費禕同載由是眾人莫不易觀

丙建興四年

魏黃初七年吳黃武五年

春正月壬子魏主丕還洛陽謂蔣濟曰

事不可不曉吾前決謂分半燒船於山陽湖中

謂到精渚水盡船不得過欲分半船

也宋白曰楚州山陽縣本射陽縣地晉義熙者山陽郡及山陽縣以境內有地名山陽因以爲名戴延之西征記山陽津名 兜

於後致之略與吾俱至譙又每得所陳實入吾意自今討賊計畫善思論之 以費禕爲昭信校尉使吳丞相亮送之成都縣南萬

里橋歎曰萬里之路始於此橋橋遂以此得名禕至吳見吳王權

通帝及亮之意吳王性既滑稽嘲啁無方

啁音窕

諸葛恪羊衛等才

辨鋒至禕辭順義篤終不能屈王乃謂之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

肱西朝恐不能數來也及還遷爲侍中以奉使稱旨煩煩至吳吳王每酌好酒以飲禕視其已醉然後問以國事并論當世之務辭難累至禕輒辭以醉退而換次所問事事條答無所遺失 丞相

亮欲出軍漢中前將軍李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而統屬於嚴 吳陸遜以所在少穀表令諸將增廣農畝吳

王權報曰甚善李孤父子親授田車中八牛以爲四耨

耨廣五尺爲二仗

爲耨漢制后稷始明田以二耨爲耨註云并兩耨而耕也。耨音畝

雖未及古人亦欲令與眾均等

其勞也 魏主丕之爲太子也郭夫人弟有罪魏郡西部都尉鮑

勛治之太子請不能得由是恨勛及卽位勛數直諫魏主益忿之

及伐吳還屯陳畱界勛爲治書執法太守孫邕見出過勛時營壘

未成但立標塢

標表也塢說文曰壘垣也又封道曰塢

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

劉曜欲推之勛以壻壘未成解止不舉魏主聞之詔曰勛指鹿作

馬收付廷尉廷尉法議正刑五歲

法議引法而議也正結正也五歲刑髡爲城旦春

三官

駁依律罰金二斤

三官廷尉正監平也

魏主大怒曰勛無活分而汝等欲縱

之收三官已下付刺殺常令十鼠同穴鍾繇華歆陳羣辛毗高柔

衛臻等並表勛父信有功於太祖求請勛罪魏主不許高柔固執

不從詔命魏主怒甚召柔詣臺遣使者承指至廷尉誅勛勛死乃

遣柔還寺勛內行既修廉而能施死非其罪莫不歎恨驃騎將軍

都陽侯曹洪家富而性吝嗇魏主在東宮嘗從洪貸絹百匹不稱

意恨之遂以舍客犯法下獄當死羣臣竝救莫能得太后責怒

魏主曰梁沛之閒非子廉無有今日

補註獻帝初平元年魏武遣董卓至滎陽沛水爲流失所

中馬亦被創死洪以

馬與魏武魏武乃免又謂郭后曰令曹洪今日死吾明日救帝廢

后矣於是郭后泣涕屢請乃得免官削爵土 冥王權於武昌新
裝大船名爲長安試泛之釣臺沂時風大盛左右給使谷利令柁
工取樊口吳王曰當張頭取羅州利拔刀向柁工曰不取樊口者
斬工卽轉柁入樊口風愈猛不可行乃還王曰阿利畏水何怯也
利跪曰大王萬乘之主輕身戲於猛浪之中船楫裝高避逅顛危
奈社稷何王深善其言利以謹直爲王親近監性忠烈言不苟且
王甚貴重之自後不復名之呼之曰谷 初魏郭后無子魏主丕
使母養平原王叡以叡母甄夫人被誅故未建爲嗣叡事后甚謹
后亦愛之魏主與叡獵見子母鹿魏主親射殺其母命叡射其子
叡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魏主卽放弓矢爲之惻
然曰好語動人心夏五月魏主疾篤乃立叡爲太子丙辰召中軍

大將軍曹真鎮軍大將軍陳羣撫軍大將軍司馬懿並受遺詔輔

政丁巳殂於嘉福殿

十年四

初魏主之病卞太后過看之見值侍者

竝是太祖昔所愛幸問何時來邪云正伏魄時過此太后因不復
前而歎曰狗鼠不食汝餘死故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丕字子桓
生時有雲氣青色而圍如車蓋當其上終日年八歲能屬文有逸
才遂博貫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書善騎射好擊劍其典論自敘
曰初平之元董卓殺主鳩后蕩覆王室是時家家思亂人人自危
山東牧守大興義兵名豪大俠富室強族飄揚雲會萬里相赴大
者涇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以相吞併會黃巾盛於海嶽
山寇暴於并冀乘勝轉攻席卷而南御邑望煙而奔城郭觀塵而
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余時年五歲上以世方擾亂教余學射六

歲而知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知騎射矣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生於中平之季長於戎旅之間是以少學弓馬於今不衰逐禽輒十里馳射常百步日多體健心每不厭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滅貂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向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於鄴西終日手獲麀鹿九雉兔三十後軍南征次曲蠡尙書令荀彧奉使犒軍謂余曰聞君能左右射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睹夫項發口縱俯馬蹄而仰月支也彧喜笑曰乃爾余曰均有常徑的有常所雖每發輒中非至妙也若馳平原赴鹽草要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所中必洞斯則妙矣余又學擊劔閱師多矣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劔良久

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願常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子對時酒酣耳熱方食干蔗使以爲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爲之余言吾法急屬難相中而故齊臂耳展言頗復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僞深進展果尋前余卻腳鄭正截其額坐中驚視余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術今余亦願邵將軍捐棄故伎更受異道也一坐盡歡夫事不可自謂己長余少曉持複自謂無對俗名雙戟爲坐鐵室鑲楯爲蔽木戶後從陳國袁傲學以單攻複每爲皆神對家不知所出先日若逢敏於狹路直決耳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勸學者惟吾與袁伯業耳

伯業袁

字也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

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所不覽

陳壽評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強識才藝兼該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哉

魏太子叡卽皇帝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初魏主叡在東宮不交朝臣不問政事惟潛思書籍卽位之後羣下想聞風采居數日獨見侍中劉曄語盡日眾人側聽曄既出問何如曰秦始皇漢孝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魏主初登政陳羣上疏曰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則有讎黨

左傳晉卻芮曰

有讎必有讎

有讎黨則毀譽無端毀譽無端則眞僞失實此皆不可不

深察也 癸未魏追諡甄夫人曰文昭皇后 壬辰魏立弟蕤爲

陽平王 六月戊寅魏葬文帝於首陽陵

葬於洛陽東北首陽山因以名陵

吳

王孫開魏有大喪秋八月自將攻江夏郡太守文聘堅守

文聘時屯石陽

魏曰魏初定荊州屯沔陽爲重鎮管立沔陽縣江夏郡自上昶移理焉今臨嶺山在漢陽軍西六十里沔陽縣治也意石陽卽

此魏人欲發兵救之魏主叡曰權習水戰所以敢下船陸攻者

下船猶言捨船冀掩不備也今己與聘相拒夫攻守勢倍終不敢久也先

是魏主遣治書侍御史荀禹慰勞邊方禹到江夏發所經縣兵及

所從步騎千人乘山舉火吳王遁走 辛巳魏立子冏爲清河王

吳左將軍諸葛瑾夜襲襄陽魏司馬懿擊破之斬其部將張

霸曹真又破其別將於尋陽

此江北之尋陽漢故縣地

吳丹陽吳會山民復

爲寇

吳會吳郡會稽也

攻沒屬縣吳王孫分三郡險地爲東安郡

三郡豫章丹陽

新郢也吳錄曰東安郡治富存或曰三郡丹陽吳會稽也頃安世家說曰丹陽以多赤柳在丹陽山晉書南史並用楊字若丹陽則

今江陵府枝江縣楚之始封余按二漢志丹陽郡本秦鄣郡漢武帝更名丹陽郡若丹陽縣班志註誤讀如項氏所云晉宋以後以丹陽郡爲丹陽尹始林陵二漢之丹陽郡治宛陵宛陵晉宋屬宣城郡治所既異漢魏之時自當依二漢志爲丹陽郡以綏

南將軍全琮領太守琮至明賞罰招誘降附數年得萬餘人吳王

攬召琮還牛渚罷東安郡 冬十月魏清河王尚卒 吳陸遜陳

便空勸吳王權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又云忠讜之言不能極陳

求容小臣數以利聞未嘗乞也吳王報曰書載子違汝弼而云不敢極

陳何得爲忠讜哉舜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於是令有司盡寫科條使郎

中褚逢齋以就遜及諸葛瑾意所不安令損益之 十二月魏以

鍾繇爲太傅曹休爲大司馬都督揚州如故曹眞爲大將軍華歆

爲太尉王朗爲司徒陳羣爲司空司馬懿爲驃騎大將軍歆讓位

於管甯魏主懿不許徵甯爲光祿大夫敕青州給安車吏從以禮

發遣

甯北海朱虛人青州所部

甯復不至

吳太史令會稽吳範明於星氣之

學所言必奇中吳王權每有大事必詢之範自知死日至是忽謂

吳王曰殿下某日當喪軍師吳王曰吾無軍師何喪之有範曰殿

下出軍臨敵須臣言而後行臣乃殿下之軍師也至期果卒範爲

人剛直頗好自稱然篤於交誼終始不替素與魏膝相善

魏膝卽建安中

孫策所欲殺之魏騰但吳範傳作膝會稽典錄作騰耳其實一人也

膝嘗失吳王意王必欲殺之曰

敢諫者死範謂膝曰與汝偕死膝曰死而無益何用死爲範曰安

能坐視汝死耶乃髮頭自縛詣門下使鈴下以聞鈴下曰白則必

死何敢白範曰汝有子邪曰有曰使汝爲吳範死子以屬吾鈴下

曰諾乃排闥入言未卒王大怒欲投以戟逡巡走出範因突入叩

頭流血言與淚並王意乃解膝遂得免膝往謝範曰父母能生吾

不能免我於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爲膝性亦剛直行不苟合雖遭困逼終不同撓歷官鄱陽太守是歲吳交趾太守士燮卒燮字威彥蒼梧廣信人也少遊學京師事潁川劉子奇迷學問優博達於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場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慶官事小闕輒玩習書傳而尤精於左氏又兼通尙書古今文大義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爭每欲條左氏尙書長義上之甚爲士林所稱燮兄弟並爲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鳴鐘磬具威儀笳笛鼓吹車騎滿道士女夾轂焚香而迎者常有數千貴重一時震服百蠻尉佗不足道也燮性忠順漢末天下大亂中國郡縣莫不各擅其利而燮獨不廢貢職故特優詔褒美封龍度亭侯爲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燮

嘗病死三日仙人董奉以藥一丸與服以水含之捧其頤而搖之

食頃卽開目動手顏色漸復半日能起坐四日能言語至年九十

而卒吳王權以燧子徽爲安遠將軍領九真太守以校尉陳時代

燧交州刺史呂岱以交趾絕遠表分海南三郡爲交州以將軍戴

良爲刺史海東四郡爲廣州岱自爲刺史

海南三郡交趾九真日南也海東四郡蒼梧南

海鬱林合浦也遣良與時南入而徽自署交趾太守發宗兵拒良

自漢末之亂南

方之人奉宗黨相聚爲兵以自衛良謂合浦交趾桓鄰燧舉吏也叩頭諫徽使迎

良徽怒答殺鄰鄰兄治合宗兵擊徽不克乃約和親各罷兵還呂

岱上疏請討徽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而往或謂岱曰徽藉累世

之恩爲一州所附未易輕也岱曰今徽雖懷逆計未知吾之卒至

若吾將軍輕舉掩其無備破之必也稽留不速使得生心嬰城固

守七郡百蠻雲合響應雖有智者誰能圖之遂行過合浦與良俱

進岱以變弟子勸爲師友從事

師友從事者呂岱從事而以待師友之禮

遺往說徽徽

率其兄弟六人出降岱皆斬之

孫盛論曰夫柔遠能邇莫善於信呂岱師友士輔使通信誓徽

兄弟肉袒推心委命岱因滅之以要功利君子是以知呂氏之

祚不延者也

呂岱子孫無聞

徽大將甘醴及柏治率吏民共攻岱奮擊破之於是除廣州復

爲交州如故岱進討九真斬獲以萬數又遣從事南宣威命辟徽

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入貢於吳

扶南在海大灣中北距日南七千里林邑國本

漢象林縣地交趾海行二千里堂明卽道明國在真臘北

新建興五年

魏明帝曹叡太和元年吳黃武六年

春吳解煩督胡綜

據綜傳劉備下白帝權以見兵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二

漢紀六十二

五

恩補樓

少使綜料諸縣得六千人
立解頰兩部督督督將也

番陽太守周魴擊彭綺生獲之魴晉初

綺自言舉義兵爲魏討吳議者以爲因此伐吳必有所克魏主怒

以問中書令太原孫資

沈約志魏武帝爲于潛秘書令典尚書
奏事文帝黃初初改爲中書令置監

資

曰番陽宗人前後數有舉義者眾弱謀淺旋輒乖散昔文皇帝嘗

密論賊形勢言洞浦殺萬人得船千數數日閉船人復會

事見上
卷四

曹武

二年江陵被圍歷月權裁以千數百兵住東門而其土地無崩解

者是其法禁上下相維之明驗也以此推綺懼未能爲權腹心大

疾也至是綺果敗亡

二月魏立文昭皇后寢園於鄴

甄后賜死
於鄴因葬

焉王朗往視園陵見百姓多貧困而魏主敕方營修宮室朗上疏

諫曰昔大禹欲拯天下之大患故先卑其宮室儉其衣食句踐欲

廣其禦兒之彌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施國

國語句踐既獲
成於吳其地北

至於嬰兒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卒以報吳嬰兒吳越分界之所今嘉興府卽其地今有

祭

事見十五卷

漢之文景欲恢宏祖業故割意於百金之器昭儉於七綈之

事見十九

卷武帝元

明卽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也今建始之前足用列朝

會崇華之後足用序內官華林天淵足用展遊宴

建始崇華二殿皆在洛陽北宮

水經註設水運格陽故城北東歷大夏門下枝分渠水東入華林園又東爲天淵池世語曰魏武自漢中還洛陽起建始殿近漢漕

龍若且先成象魏

象魏觀闕也象者法象也魏者高巍也

修城池其餘一切須豐年

專以勤耕農爲務習戎備爲事則民充兵強而寇戎實服矣 三

日帝下詔曰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曹操階禍竊執天衡子不

孤豎敢尋亂階盜竊神器昭烈皇帝膺誕皇綱萬國未靖早世報

殂朕以幼沖光戴前緒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不復殞喪斯所謂

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安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勛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眾董督元戎襄行天討克復舊都在此行也吳王孫權同恤災患合謀掎角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詣受節度大軍比出旂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歸正單食壺漿以迎王師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支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丞相亮乃率諸軍北駐漢中使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統留府事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

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

時攸之禕爲侍中允爲黃門侍郎

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

中尚書長史參軍

侍中尚書謂陳震長史參軍謂張裔蔣琬此三人皆亮所進用

此悉實其死節

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自建興十二年至是凡二十一年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水經注瀘爲朱提縣西八十里有瀘津水廣六七百步深十數丈多瘴氣鮮有行者益州記曰瀘水兩峯有瘴氣暑月傳不行故武侯以夏渡爲難既曰瀘水一名若水出旄牛嶺外經朱提至雙道入江在今州南時有瘴氣三月四月糴之必死五月以後行年耳無害故諸葛亮表云五月渡瀘言其艱苦也深入不毛地不生草木爲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

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禱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禱允等之慢以章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詒諷善道察納雅言也雅正深追先帝

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於

河北陽平石馬

水經註河水運白馬成南謂之白馬城一名陽平關又有白馬山山石似馬望之逼項後魏分河陽

置諸家縣屬華陽郡附龍郡置白馬鎮於古諸葛城縣治不改大業二年改龍家爲西澤縣唐屬梁州亮辟廣漢太

守姚佺爲掾

佺音市

佺竝進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者莫大於進

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竝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

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

鄭氏周禮註屬合也

魏主叡聞諸葛亮

在漢中欲大發兵就攻之以問散騎常侍孫資資曰昔武皇帝征

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

事見六十七卷 建安二十年

又自往拔出夏

侯淵軍

事見六十八卷 建安二十四年

數言南鄭直爲天獄中斜谷道爲五百里

石穴耳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又武皇帝聖於用兵察蜀賊

棲於山巖視吳虜竄於江湖皆撓而避之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

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就南鄭討亮道

既險阻計用精兵及轉運鎮守南方四州邊禦水賊凡用十五六

萬人

四州荆徐揚豫也

必當復更有所發興天下騷動費力廣大此誠陛

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力力役參倍但以今日見兵分命大將據

諸要險威足以震懾疆寇鎮靜疆場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

閒中國日盛吳蜀二虜必自罷敝魏志乃止 初魏文帝罷五銖

錢使以穀帛爲用

通鑑魏志五銖錢事 見文帝黃初二年

人開巧僞漸多競溼穀以

要利薄絹以爲市雖處以嚴刑不能禁也司馬芝等舉朝大議以

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不若更鑄五銖爲便夏四月乙

亥復行五銖錢 甲申魏初營宗廟於洛陽 六月魏以司馬懿

都督荆豫州諸軍事率所領鎮宛 冬十二月魏立貴嬪河內毛

氏爲皇后后典處工卒 初魏主叡爲平原王納河內虞氏爲妃及

卽位虞氏不得立爲后太皇太后慰勉焉虞氏曰曹氏自好立

賤未有能以義舉者也武帝立卞后文帝 立郭后皆非正室 然后職內事君聽外政

禮記昏義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

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

六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 其道相由而成

苟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終者也殆必由此亡國喪祀矣虞氏遂

紉遺鄴宮

初魏太祖世祖皆議復肉刑以軍事不果

太祖議復肉刑事見

六十六卷獻帝建安十八年其後文帝臨饗羣臣詔請大理欲及復肉刑此誠聖王之法公卿當共善議議未定會有軍事復寢及

魏主叡卽位太傅鍾繇上言宜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

者許之其黥劓左趾宮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可以歲生三千

人魏主詔公卿已下議司徒朗以爲肉刑不用已來歷年數百今

復行之恐所滅之文未彰於萬民之目而肉刑之問已宣於寇讎

之耳非所以來遠人也今可按繇所欲輕之死罪使滅死髡刑嫌

其輕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魏制髡刑因作五歲內有以生易死不訾之恩

外無以別易鈇駭耳之聲在頭曰鈇在足曰鈇臣瓚曰漢文帝除肉刑以完易髡以答代劓以鈇左右趾

代刑。議者百餘人與朗同者多魏主以吳蜀未平且寢 吳昭

武將軍韓當卒其子綜淫亂不軌懼得罪閏月將其家屬部曲奔

魏爲韓綜爲吳魏萬歲亭侯許褚卒褚字仲康譙國人也軍中

所擒張本

以褚有力如虎而癡號曰虎癡魏武之與韓遂交馬會語馬超負其勇力陰欲突前取之而素聞褚名疑從騎卽是乃遙問魏武曰公有虎侯者安在魏武顧指褚褚瞋目盼之超遂不敢動性謹慎奉法質重少言曹仁嘗自荊州來朝魏武未出仁與褚相見於殿外已而欲呼褚入便坐語褚曰王將出便還入殿仁意恨之或以責褚曰征南宗室重臣降意呼君君何故卻之褚曰彼雖親重外藩也褚備內臣眾談足矣入室何爲乎魏武聞而愈親愛之初

孟達旣爲魏文帝所寵又與桓階夏侯尚親善及文帝殂階尚皆卒達心不自安會降人李鴻來詣諸葛亮曰閒過孟達許適見王冲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先主不聽耳達曰諸葛公見願有本末終不爾也盡不信冲言委仰明公無

復已已亮乃與達書曰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歎
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空託名榮貴以爲華離乎嗚呼孟子斯
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主待士之義又鴻道王冲造作虛語云
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說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
遣有書達得亮書數相交通遂陰許歸漢達與魏興太守申儀有

隙

魏興蜀之西城郡也文帝改曰魏興

儀密表告之達聞之惶懼欲舉兵叛司馬懿

以書慰解之達猶豫未決懿乃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吳漢交通
宜觀望而後動懿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
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漢各遣偏將向西城安橋木
蘭塞以救達

水經註魏興安陽縣西北有高橋溪口文水入漢之口也漢水又東逕西城縣故城南又逕東木蘭塞南

右岸有城名陵城周回數里左岸壘石數十行重壘數十里中謂之木蘭塞蓋吳兵向安橋而蜀兵向木蘭塞也晏類要云伎陵城

在九州海陽縣廣雍漢水記
鄧太蘭塞蜀軍救孟達之所懿分諸將以拒之初孟達與亮書曰

宛去洛八百里

司馬懿時屯宛

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

比相反覆一月閒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請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

資治通鑑補卷第七十終